

小小说

那几年,迫于生计,我时常来往于城乡之间,坐着破旧的公交车,晃晃荡荡地行走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

在那狭小的空间里,人们时常头挨着头,脚挨着脚,素不相识的乘客也不得不变得“亲密无间”。

记得那一年夏天,好像麦收时节,早上的大太阳已让人觉得炙热难耐。当我汗流浹背赶到车站时,那辆车已坐满了人。因到了发车的时间,司机也连声催促着:快点!快点!慢了就不等了啊!我上车扫视了一圈,看见临近窗子的一个空位子上,放着一个鞋盒和一个红色的坤包,坤包的旁边坐着一位皮肤白嫩扎着马尾的女孩,她穿着紧身T恤和牛仔短裙,露出两条白皙的长腿。由于都是女人,在这大热天里就是有点肌肤触碰也不是什么要紧事。我来不及擦去脸颊的汗珠,就急切地问:这儿有人吗?麻烦把东西拿起来吧!她极不情愿地拿了东西。我以为她会让个空隙给我过,一边说,一边试着从她前面蹭过去。但奇怪的是,女孩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没办法,我只能撩起裙子,跨过她的雪白的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有位子可坐,甚至想可以打个盹儿补一下昨晚不足的睡眠。车子缓缓地离开县城,县乡公路依旧很破旧,人坐在车里,前俯后仰像坐了个摇篮。不过,透过似乎从未擦拭过的车窗,我看到路两边的柿子树浓郁茂盛,油光发亮的叶子间挂着圆圆的幼果,偶尔会伸进车窗一两枝,像是要和我握手。放眼望去,地里是收割过的整齐的麦茬,胖胖的花喜鹊在田里像绅士一样悠闲地徜徉。伴着布谷鸟憨憨的叫声,风不时吹进来,带着乡间泥土的芬芳和麦秆

# 旅遇

■刘海玲

的味道。我的心情又好了起来,昏昏欲睡。

座位实在太挤,我拧了一下瘦小的身子,想舒服一点儿,朦胧间却被硬硬的东西硌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放在我右侧座位上的那女孩的鞋盒子。我有点不快,轻声地对她说:你能不能把东西放到那边?

但我立即看到女孩满脸的不满。她拿走东西的同时,又迅速地把她丰满的臀部挤到我身边,跷起了二郎腿。我偷看了她一眼,那女孩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

我心里别扭起来,想想自己为了生活,每天东奔西走,不管如何艰难,都因有一颗不屈的心支撑着,才熬过了许多时光,何苦在这儿看别人的脸色。我立刻站了起来,再次跨过她的玉腿,向车后走去。看看周围,已没有空位子,有一两个人勾着车顶的手环,双臂作投降状,一摇一摆站在过道上。我也只得像他们一样,勾着手环,靠在一个老大娘的身边。那老大娘大约六七十岁,头上搭着一条几乎所有农村老太太都一样搭着的旧头巾。

由于修路,客车不得不绕行在乡村的小路上,拐过一个陡弯后,颠簸得厉害起来。忽然一个大坑,让我差点坐在了地上。我尴尬地整理好衣服,连热带着满脸通红。闺女,你要不嫌脏,就和我们挤挤吧!这显然是天籁之音。声音来自我身边的老大娘,她旁边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脏兮兮的小脸,害羞地看着我。老大娘让孩子坐她腿上,给我腾出一个座位。我满心欢喜。

受了别人的恩惠,我十分感激,也就和老大娘唠起了家常,知道了她是带小孙子去城郊串亲戚回来。

说话的当口,客车在乡村集市上停了一

下,上来一位衣着时尚戴着墨镜的小伙子。他酷酷地扫了一番车内的情况,径直走到那女孩的身边,并示意她挪到靠窗的位子。

一车人都看着这风景。我真有点儿担心,怕男孩碰一鼻子灰。但奇怪的是女孩像着了魔似的,抱起自己的东西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只一会儿工夫,俩人便从陌生人变成了知己,车厢里充斥着俩人时高时低、肆无忌惮的笑声。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原来这女孩是从南方打工回来的,男孩则是前面镇上家财万贯的“富二代”。

客车又颠簸着走了一阵儿,他们彼此留了联系电话后,男孩就依依不舍地跳下了车。

过了一会儿,那哼着小曲儿陶醉在桃花梦里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睁着两只恐惧的大眼睛,在座位前前后后寻找着什么。紧接着她失声叫了起来:我的钱丢了!乘客们一下子紧张起来。

她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又看了看我,脸上的惊恐渐渐变成了难过,忽而两眼又放出仇恨的光,接着有气无力地坐了下来,带着哭腔骂道:这个遭天杀的贼,那可是我半年的工资啊!她抱着头,身体蜷缩着。她原本的计划和梦想霎时破灭了,也许这钱是做自己的嫁妆的,抑或是孝敬父母以及给正在上学的小弟的,现在一切都没了,那哭声就好比世界已到了末日,路走到了尽头。

车终于到站了,一百多里的旅程,像是走了半个世纪。挥手告别时,老大娘弯着直不起的腰,扯着小孙子,一瘸一拐地走在烈日下。此时一阵凉风吹来,那条旧头巾飘动着,乍一看,恍如一只翩然欲飞的蝴蝶。

# 那挥之不去的记忆

■刘旭



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街头,我们很少再看到人来人往的自行车队,很少再听到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偶尔看到有骑自行车的路人经过,也多是两鬓斑白的老者,无忧无虑慢条斯理驶过你身边。仿佛自行车就要悄无声息地走出我们心中的大道,走出我们记忆的空间,走出我们曾经的生活。你是否有这种感觉呢?

三十多年前,我们国家还很不富裕,农村更是一无所有,其情形就像赵本山小品中的一句台词,“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手电筒”,也许形容得有些夸大其辞,有些一叶障目,但至少“自行车是当时每家每户重要的家当”,这句是真实的。

想起那年,父亲刚从县城买回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时的兴奋,不亚于现在刚买了一辆宝马轿车,不亚于买彩票中了大奖,不亚于乔迁新居……以后的日子里,家人对自行车是倍加爱护。大哥先从新华书店买来透明的油蜡纸,在车架主要部位仔细裹了一层,而后又向邻居找来牛皮纸裹了一层,最后又向嫂子要了画报纸再裹了一层,不敢有半点差池,严防半点儿磕碰。

记得有一次,大哥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走到半路天空飘起了雨丝,大哥心疼,怕弄脏了自行车,干脆像头驴一样,挽起裤脚,扛着自行车走。当走到大嫂娘家那

条路时,雨丝渐渐停止。恰巧路旁有几个年轻人在玩,说起来也不是大嫂的近亲属,只是论辈分应叫我大哥为“姑父”。这几个年轻人见我大哥扛着车走路的样子很滑稽,想了个馊主意,想逗一下这位村里的新女婿。于是他们几个拦下我大哥,大哥刚放下自行车,几个“侄子”一齐迎上前,有的上来掏烟,有的推自行车就走,推到旁边的麦场里,一个接一个尽情地骑着遛圈儿。大哥无可奈何。“有车不骑扛着走”这个故事,传遍了十里八村,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哥嫂分家单过后,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辆破自行车自然成了我和父亲重要的交通工具。

1985年秋,我有幸考上县唯一一所重点初中——老君台中学。第一个周末,父亲说要骑自行车接我。也是天公不作美,那天滂沱大雨倾盆而下。风势强劲,雨势猛烈,父亲骑车艰难,自行车走得很慢。令我今生难以忘怀的是,为了接我,父亲那次累病了好几天,还落下了病根。后来我每次教育儿子时,都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告诉他爷爷在世时养育我们时的含辛茹苦。

近些年,人们生活日渐富裕,电动车和家用轿车已成为家庭主要的代步工具,自行车慢慢退出我们的生活,退出我们的记忆。曾几何时,我家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不再那么“受宠”,并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舞台,安静地躺在储藏室的角落里,没有人再去过问,家人几次想把它当废品卖了。但有一次我无意中又看到它,仿佛一下回到了那天真烂漫的童年,心底莫名升腾起一股暖流。夜阑人静时,我经常 would想起那辆自行车,想起那段岁月,那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诗歌

# 七月的颂歌

■苏童

是七月南湖的一叶画舫上  
那一声声被涟漪荡进历史的誓言  
是在摇曳的烛光下,面对镰刀铁

锤

那一个个热血沸腾的拳头  
是二十世纪初的漫漫黑夜里  
那一双双探寻东方霞光的黑眼睛  
是南昌城头那一声清脆的枪响  
开始震醒了东方雄狮的睡眠  
是井冈山上青青翠竹  
让古老的民族重新看到了崭新的

春天

是大渡河铁锁桥上  
那热血熔化钢铁的熔点  
是斗笠和草鞋丈量中国版图的举  
世长征  
是延安窑洞里那南瓜汤和小米饭  
喂养了大气磅礴的浪漫诗词

是手捧宝塔山的大手  
把沉沦的天安门重新捧上世界的  
制高点

是八角帽上的五角星  
驱走了华夏大地上最后的一抹黑

暗

是镰刀和铁锤的淬炼  
掀起了黄河长江的惊涛拍岸

让迷失了百年的香港、澳门  
饱经沧桑重又回到母亲的怀抱  
春天的故事  
让深圳成了新时代的瞩目点  
西部的号角

让几百年沉寂的丝绸之路重新拥  
有了五彩缤纷的梦幻

中部的崛起  
让华夏儿女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  
浦东的摩天大楼  
让神州自信而高傲地俯视世界的  
云烟

难忘世事沧桑  
是我们的党审时度势  
拨开重重迷雾  
及时为我们  
打开封闭已久的门窗  
让清新的空气  
代替了令人窒息的浑浊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我们党的千秋大业  
打下坚如磐石的基桩  
是深化改革发展的理念  
让我们如沐春风春雨  
又一次近距离  
触摸到理想  
让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  
第一次有了小康的欢乐  
有了振兴中华的梦想

抚今追昔  
我们的心灵正与历史碰杯  
而此时此刻我的心绪  
又随南湖的碧波一起激荡  
又看到长征路上的红旗招展  
又看到延安窑洞的灯光闪烁  
又看到啊又看到——  
同共和国一起在天安门城楼  
高高站立起来的那一个个伟人的  
音容笑貌  
他们洪钟般的话语正在耳畔响彻

亲爱的党啊  
千言万语道不尽您的伟绩  
千歌万曲唱不完对您的深情  
华夏儿女  
定会唱着颂歌扬帆前进  
去拥抱蓝天和太阳  
走进五彩缤纷的新世界  
开拓出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啊,仅仅是九十三年

# 呦呦鹿鸣

■吴冰如

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他自己情愿。

——《雅歌》

春雨洒过的清晨  
水灵动的心形叶子下  
少女的手编制着一幅帘子  
她把自己想成一只  
翘首低眉的鹿  
奔驰在青色的广袤的原野

而岁月的安排  
总与初始不同  
在可以预见结局的地方  
在生命的中途  
无论多么华美庄严  
总缺少着年少时的梦想与渴望  
呦呦鹿鸣  
这声音在午夜传来  
那比暗夜深浓的  
是她炽烈的怀恋和  
深深的伤感

最后,不得不把帘子卷起

在一切已成定局的午后  
呦呦的声音仍时时传来  
她珍重地抱着帘子  
沐风走回旧时的屋子  
一个不曾想起自己是鹿的女孩  
以鹿的姿态 抢过帘子  
欢喜问她  
可以挂起来吗  
她游目四顾 轻声回答  
也好  
这时她想起  
走过花溪 一千个女人  
把珍藏的秘密  
投进水流

散文